



荀子  
箋  
釋

四

□ 13  
3208  
4



口 18  
3208  
4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倌注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

荀子

卷九 臣道篇

二

嘉善謝氏

昭和九年二月  
原川ヨシ子氏  
贈

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土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

也。○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應卒遇變齊給

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

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

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

本而知其未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

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故用聖臣者

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凶能臣用則

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能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

之故極言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

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國策莊辛諫襄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

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

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

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

也。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能佞媚之

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夫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

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

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

三字今并攷。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蘇

良傳補正。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

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

荀子

卷九 臣道篇

二

嘉善謝氏

子成非奉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陽君也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其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

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

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父兄宋本作父子

兄弟今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

君。彊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

事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

功曰伐左傳邾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  
 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  
 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  
 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為拂舊本故諫爭輔拂之人  
 拂作佛訛案說文佛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  
 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  
 君以為己賊也○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  
 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  
 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  
 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  
 宋本元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刻皆無宋本元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

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爪牙之士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陸同

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

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掩滅

也沒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

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

橋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

善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迫脅於亂時窮

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

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為成俗言如此而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詩逸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

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

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

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禮記曰和而

不流彊哉矯剛折剛直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

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

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而能化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內關當為開傳寫誤耳

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內與納同言既以沖

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

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

有所不知必在順適若食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

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

不使狂或也莊子曰善道節量與之故因其懼也而改

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因其怒也而

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

謂所謂即化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

易君性也

荀子

卷九 臣道篇

五

嘉善謝氏

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

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

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

或為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

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

也。逆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

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

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

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此云紂。未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

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

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

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  
知其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  
為害有甚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  
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  
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  
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  
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忠信以  
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  
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禮義以為文  
用為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喘而言  
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騰與勸學篇螻同喘微言  
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騰微動也一皆也言一  
為法則也騰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

通忠之順者言臣之  
常也權險之平者言  
平之道也禍亂之從  
者鳴也註並非也

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  
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  
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  
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  
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閻君不知所以殺害也爭  
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  
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  
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  
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奪然後義  
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嘉善謝氏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仁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

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道是貞也

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不

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使亂其君夫

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武者也所以枉曲之取其

順也所以不同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

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初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

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珪也長三尺執圭搢珪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

之旒終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

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

加累以罪惡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謂妬賢雍讀

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

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

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

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聽流言

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定其當而當然

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荀子 致士篇 嘉善謝氏

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別為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挾冷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之道法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

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

得眾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也美意樂意

則延誠信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誇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也

喪精也矜夸妄誕

作偽心勞故喪人主之患不在乎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不言用賢

而在乎誠必用賢而此句有誤當作夫言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

賢者之至

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

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

蟬取而食之禮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

記有蝸范是也

蟬之歸明火也

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

之始也

多容廣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察斷在輔以中和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

年與之始

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

後進退

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

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

曰未有順事

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

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

程以立數

禮以定倫禮言有程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禮以定倫

禮言有程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嘉善謝氏

致士篇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以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典禮之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  
比也之義生民謂以德教養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  
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  
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隆一而治二而  
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  
與音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日五十

六十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

自陵突觸犯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  
言行其所學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  
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弟  
子通利則思師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

之謂也此言為善則  
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

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

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  
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臣少之  
 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曰魏加曰臣少之  
 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臣少之  
 者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  
 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間弦音烈而高飛  
 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  
 孝成王晉大夫趙鳳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  
 云孫卿至趙與孫臧議兵趙孝成王二年孫臧為軍師則敗  
 臧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臧為軍師則敗

荀子卷第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臣少之  
 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曰魏加曰臣少之  
 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臣少之  
 者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  
 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間弦音烈而高飛  
 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  
 孝成王晉大夫趙鳳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  
 云孫卿至趙與孫臧議兵趙孝成王二年孫臧為軍師則敗  
 臧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臧為軍師則敗

荀子  
 議兵篇  
 嘉善謝氏

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  
 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  
 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  
 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贏楚策作更贏又  
 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王曰請  
 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  
 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

也乘執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善用兵者感  
 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  
 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人不測魯連子曰奔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  
 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  
 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孫吳用之無敵  
 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用之無敵  
 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  
 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  
 此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  
 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  
 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

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

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

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國

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將聰明警戒和傳。而有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

衆也而一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言和衆如一行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

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鉞。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袁之延。東西曰延。嬰今

櫻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櫻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園

居一例。可知。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注未是矣。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案。

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垂下之貌。

如禾實垂下。然堆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垂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稊。丁果切。楊意。

嘉善謝氏

睡讀為瑞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龍涿謂之霑廣韻凍灑霑漬也故揚云凍灑沾溼貌且夫暴國之舊誤作凍灑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鰥灼如畏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序○豈又新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詐不可得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

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未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空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也○以注觀之正



賞重者言自罰重行也註非也

文當本足是上。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信。謂使民。齊。謂同。九。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則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則輕易其賞。則弱也。刑當罪。使人侮。則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可改。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兵者強。兵者難用。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則政多門。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易說卦曰。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無馮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帛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帛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

荀子

議兵篇

五

嘉善謝氏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身如淳日上一蹀躞一蹀躞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操十二石之弩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漢書冠軸帶劍師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顏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嬴負擔也日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方目反○注不征眾字誤疑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

乏故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注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阨阨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劫之以執。迫之以威執劫隱之以阨使謂隱蔽以險阨氏曰秦地多阨藏恠之以慶賞。恠與狂同串習也戰隱其民於阨中也恠之以慶賞。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恠鱗之以刑罰之鱗藉也勝則以刑罰陵藉女九反鱗之以刑罰之。莊子風謂蛇曰鱗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躡七六反○案鱗亦音躡見使天下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

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眾疆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

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兵  
 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  
 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猶以魏遇秦  
 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  
 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  
 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兼是數國者皆干  
 為說或云未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兼是數國者皆干  
 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  
 節之理也天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  
 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諸侯有能微  
 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  
 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也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  
 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  
 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  
 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  
 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  
 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  
 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纒可漸  
 染於外中心未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其心是齊  
 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其心是齊  
 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  
 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齊音譬墮毀非天下之愚  
 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  
 紂也拱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  
 嘉善謝氏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

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

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

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

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亾相為雌雄耳矣翁斂

若言代張代存代亾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詐力招勝是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

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

莊躑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

略蜀黔中以西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

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

臣封為商君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

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

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

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挈猶言挈

因其危弱即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也

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孝成王臨武

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

之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眾人以不必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周密，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為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在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羽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遇敵決戰，必道吾日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所明無道，吾所疑道也。夫是之謂六術。令已下有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入出，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戰而輕敵。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不變。羣物皆正。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苟御上意，故主不能喜，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慮必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  
 五步六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矜敬謀無壙無壙言  
 乃止齊焉與不敬也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  
 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莫天下  
 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傳曰師之棄之而奔也左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  
 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  
 之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  
 罪惟均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

禾稼同微與躡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  
 而走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  
 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  
 亦賊也扞其賊謂為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  
 者貢謂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為僣僣向也微  
 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  
 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  
 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  
 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  
 願見太后言當以此注為正趙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  
 策誤作觸警當以此注為正趙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  
 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

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新序作竭走而趨之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敵入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也然不潛軍不畱眾不況侵伐乎不屠城殺其民若屠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怨之比日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

言先生之議常言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爭奪也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放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

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詩  
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  
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舊本作凡在於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  
弟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認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惹之蔥鯁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轆也  
 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  
如李斯之說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揔也。國辨別也。揔，要也。強，元。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刻得作一，史記禮書。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

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

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禮也，用禮即

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

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

史記作堅，如金石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

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盾鞞革。宛，鉅鐵，鈍慘如蠶蠶

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鈍與鈍同，矛也。方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鈍與鈍同，矛也。方

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鈍。言宛地出

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蠶，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鈍，音盾

○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鈍。

無自關而西，輕利儻，倏卒如飄風。儻，亦輕也。匹，妙反。

謂之矛，七字。

或當爲，嫫姚之嫫，嫫，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始謂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沙，豈垂

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

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

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沙。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躡，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

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躡爲盜，境內更

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躡，初爲盜，後爲楚

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

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是豈

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皮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責反可證揚時本尚作格也必其命自謂然慄栗之貌莫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誦試用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溝池不指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水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指當作相篆文相字與指字相近遂誤耳○案甘聲之指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相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相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相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相之皆作相字知

此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字誤機變謂器械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分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郵怨也流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鮌于羽山刑驩兜于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崇山抗舉使人畏之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  
 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  
 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  
 慶刑罰執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  
 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大寇則至  
 之以阨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為險也北敗走也北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者乖背之名  
 故以敗走為北也大寇則至勞苦煩辱則必犇與  
 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猶渙焉也離散之後  
 同奔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  
 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  
 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  
 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以調  
 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  
 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  
 也毒害也孽謂祓孽祓除之也○案方言諄憎然後  
 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此敦當與諄同然後  
 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  
 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懲陋誰睹是而不改也  
 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  
 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之中更  
 有能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故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而順。此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願。為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千字。不可矣。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勇力之人。皆化而願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誇汰。糾謂好發。繚人過者也。也。四者皆鄙陋之人。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至一今被化則調和也。

也。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詩大雅也。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不驚擾也。其立法施令莫不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為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  
 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  
 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  
 食之地減曰窳掌窳主倉稟之官窳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  
 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已替三年然後民可  
 信也已過也過一替之後至於三年然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  
 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疑之難焉疑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舊本不提行今案  
 段當分齊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  
 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全上地也上黨之地完  
 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馮亭將兵距秦秦使  
 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  
 能疑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有則必亡能疑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  
 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毫同皆百里  
 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疑之也故  
 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  
 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合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田單齊之轉之上毛里見義方校字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倌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范，刑與形同。范，法也。刑，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剖，刑而莫邪已。莫邪，開也。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莫邪，開也。之良，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繩，剝脫謂刮。砥厲，謂剝脫之。砥厲之，則剝盤孟。剝，牛馬忽然耳。磨，濟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剝盤孟。剝，牛馬忽然耳。也。音戾。剝，盤孟。剝，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制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彼然。言易也。剝，宋本作剝。元刻作剝。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  
 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  
 是也。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  
 覆。幽險而亾。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亾也。○正文  
 及注。亾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暴察謂暴  
 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  
 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  
 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親之如  
 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  
 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之。申商駢然。而雷擊  
 之。如牆厭之。猶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黑色。如是百  
 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贏則教  
 上。稍贏。緩之則。教。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執拘則最  
 得閒。則散。會。猶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得。敵。人  
 道。則奪。其國。一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  
 無以有其下。動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入之心。無  
 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

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謂喧嘩也。故喧噪也。亦讀為噉。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枕，作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左抱。

自奉其社稷歸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楚非已之功也。二三子，謂安輯其民也。既楚發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而敵退，則是臣舍不宐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畏其眾也。臣舍不宐以眾威受賞，而滅蔡，故曰眾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士大夫益爵官人益

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

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

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

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

賞之屬慙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

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

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

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無從此七字元刻處勝人之執行勝

入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

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

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

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

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

矣宣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

作擅或曰擅誠也

入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王使輔佐也。託之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故曰前。故曰前。聯繫大燕鱓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燕鱓也。藉也。如也。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鱓。我必

勝我本亦作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西。故曰西。故曰西。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倣。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謀滅之。問以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者何如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億萬俄而天下

倜然舉去桀紂而奔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奔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鳥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鳥路反漫莫但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立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治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

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自數百里而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禱杌為逃謂逃匿其情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與謂黨與之國也突謂相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爭地凌犯也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名謂眾與地也辭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也恬與

經編也救編而引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

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闕闕韓子曰秦百狸首

射侯不當疆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

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

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

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橐橐互異疑此橐字

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鞴

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

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

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

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為殉當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詩

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

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

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

秦奈何孫卿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疆乎湯武廣大

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認思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

疆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今楚

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

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

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管子

卷十一 疆國篇

七

嘉善謝氏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碎視可司閒案欲剡  
 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閒案欲剡  
 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  
 也。六字。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  
 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  
 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  
 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  
 子質之。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  
 類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  
 者也。封畿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  
 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  
 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  
 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  
 齊為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界也。

也。○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音慮。○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  
 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  
 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懷茅邢丘城。境  
 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坳圍聲相近。疑同。坳居  
 委其在趙者。剡然有芥而據松柏之塞。剡然。地名。末  
 反。詳所在。或曰芥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  
 縣。今屬真定。或曰芥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  
 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  
 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  
 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  
 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  
 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宋本無然字。此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然則奈何曰。  
 疆殆中國句下。

疆國篇

嘉善謝氏

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德全謂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咸陽使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

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

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產所出物是形勝也

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入境觀其風俗其百

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

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甚畏有司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其百吏肅

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邑之解署其百吏肅

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桎古之吏也桎音苦濫

讀為王事靡盬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

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

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偶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竟反。恬然安閑。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

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

似。雖然則有其認矣。認懼。○正文。元刻。有如此者。今秦

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

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

粹。謂全。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

日日畱心於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事不可怠忽也。

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

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

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

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

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

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

霸者敬時。變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

威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

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箝焉。可

以時託也。其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安而得下調也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謂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見扞蔽也扞蔽於胷謂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而救首也拔流矢也嘉善謝氏



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  
養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  
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愛堯而惡桀也。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脩道而不貳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倍貳即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

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食減少而又怠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也。祇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而成人。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如是者。雖深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之謂不與天爭職。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

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人能治天時。地財。天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天舍人事。而欲知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與行無不。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被也。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以爲神。若有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夫是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滅焉。夫是之謂天情。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耳目鼻口形。能各有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辨聲。目辨色。鼻辨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疾。瘥其所不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使爲形體。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之君也。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日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天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暗其天君。昏亂其天官。臭味之事。在人所爲也。

過棄其天養不能務逆其天政其類也養背其天情好  
 喜怒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皆此  
 樂無節以喪天功使不蕃滋也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言不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不知務導遠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自脩政  
 則可以任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則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  
 也若偏有所慮則聖人無為而治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授是也謂若堯命所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  
 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者其見土宜可  
 以蕃息嘉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  
 事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其知  
 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官入守天而自為  
 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入守天而自為  
 守道也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  
 星辰書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  
 之名也

長於春夏繁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  
 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  
 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尊大岐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輟  
 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  
 不慕其在天者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  
 天者錯置也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求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  
 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

不足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

木鳴陰陽之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

化罕希也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頻見

也言如朋黨之是雖竝世起無傷也。竝世起謂一世

多見賢過反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也

者在人祇也枯耕傷

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耨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

也歲與穢同。耘耨失穢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

枯與耨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

通。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

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舉謂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祇。

祇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祇也錯置也

有安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祇於中國則無

入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勉力不時則

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

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  
 勉力服役也云云。六畜作祇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傳曰  
 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萬物之怪書不說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嗟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  
 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日  
 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曰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故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也。順入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幽險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多詐幽險三者盡盡之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而制之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

德豈如制哉天之命而美其盛

之謂若曲者為輪直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孰與因物而多之孰與  
 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孰與理物皆得其宜  
 不使有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入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  
 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  
 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  
 言必差錯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而亂也差謬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水行者表深表不明  
 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則陷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則陷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昏闇也外謂朝聘內謂  
 也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  
 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豈有知哉道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  
 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  
 稱之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也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墨子有  
 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以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時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時也宋子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  
 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  
 見多也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不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  
 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  
 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為字問之不可謂衍文

今并下一為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在上  
 字皆從宋本後而無先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  
 眾無門戶也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  
 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  
 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  
 上則所以治不齊者若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  
 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  
 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十一 十一 藏版

